

## 一

似乎沧桑的遗迹大都隐匿着难以言状的悲悯。

我在鲁迅图书馆不经意间看到一本砖头厚的《陕西古塔》，略略翻开，竟是三秦大地的古塔摄影集。而且让我惊奇的是，那些形态各异的古塔争奇斗艳，有的像竖垒的苹果，有的像草从里的石屋，有的像崖上的望楼，有的像直立的子弹头，有的藏之于闹市，有的弃之于荒野。这些饱经风霜的古塔显然历经磨难，却依然雍容不减，即使藏身于郊野，颓废中依然昂首傲慢。是啊，每尊古塔的背后也都隐藏着一位设计师，翻阅这部影集就是与一个个古人进行对话，而能汇集如此多的古塔也是一项功德呢。

我似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作者，此人姓马，竟然是1970年生人，一脸憨憨的腼腆，一口地道的关中口音。我说书中收集的三百多个古塔，我大约只见过十几个。不过，令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西安的大雁塔、小雁塔，延安的宝塔，洛阳的崇文塔，再就是彬县那尊古塔了，听说那座塔刹还是唐玄宗亲赐的名号。

那年我们去大佛寺春游，一眼就看到有尊古塔处于闹市之中，居高临下，玉树临风，状呈八角，逐高七层，飞檐斗拱，吊铃荡悠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那层层密檐下一圈突出的砖饰像一串花瓣，似人为套上去的叶蕊，真可谓仪态万方了。当地民谣称之为：七层层，八棱棱，二十四个窟窿窿，五十六个风铃铃。远望塔刹，确有如挺立于古道上的—尊大佛，不动声色地品味着夏暖冬凉，静静地把悲悯播撒进百姓心田；近看塔刹，又会被雍容的气势所震撼，呼唤着南来北往的商客，抚慰着田间劳作百姓的身。身后有一面远远的岚山，犹如巨大的绿色屏风，衬映着一条清清的小河哗哗流淌。饶有趣味的是，当地人也将此塔称之为雷峰塔，与西子湖畔倒塌的塔刹有着同一称谓，似镇守着一对情侣的悲欢情缘，也给多少人带去了悲悯的幻想。

听到我的感慨，摄影家翻开古塔集，指着其中一页说，这个开元塔应该是皇家寺院的古刹，否则唐玄宗不会高看赐名的，可惜如今只剩古塔不见古寺了。我于是与他细细聊开，想不到他为这本摄影集耗时十年，几将三秦大地上的古塔尽搜其中。由此而知，三秦最高的塔是富平的崇文塔，有八十二米之高，最矮的是药王山的北魏造像塔，只有一米多高，也许那还是黄河以北最古老的小塔。

年轻人的执著调动了我对古塔的热情，后来翻阅资料细细考究，想不到那已在中国人心中扎下根的小塔刹，竟然产生于古印度，是佛教特有的一种建筑物。大约是在公元五、六世纪，释迦牟尼圆寂后，当地佛徒为埋葬佛祖“舍利”而修造了塔，称之为窣堵波。当然，那时的塔是半球型的覆钵状，内填泥土，外砌砖石，顶部有一平台，四面是石砌的围栏，正中立一伞柱，塔下则有一圈石

## 古塔之殇

□阿莹



质围栏和拱门，石面大都浮雕有精美的图案。这塔形与中国古代帝王的坟冢有些相似。我想古人对神圣的尊崇，也许都喜欢将其长眠之地垒以高丘以示怀念吧。

然而，随着那本古塔集一页页翻过，我才知晓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入，塔也悄悄地在中原大地站住了脚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古塔，是汉明帝时期在洛阳白马寺建造的印度式的塔。史书记载，汉明帝的陵寝就建有一个印度式的塔，只可惜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了。

由于“塔”在中国的建筑语汇里，没有对应的形式，所以当塔传入中国以后，曾有过多重译法，不仅有窣堵波，还有浮屠、方坟、圆冢、灵庙十多种。后来人们根据梵文“佛”字的音韵“布达”，造出了一个“菩”字，再加上一个“土”字旁，以表示埋藏舍利之意。看来，这个“塔”字竟然是一个年轻的词汇。

当然，塔的形式很快便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，与汉地的楼台、殿阁、亭榭、门阙等高层建筑相结合，有的呈现为圆状，有的变为方形，有的堆成六角，有的砌为八棱。而且层层向上，每层都添加了一道密檐，犹如一座高耸的楼阁，傲立于山崖之巅，栖身于曲水之畔。塔顶一般都设有天宫，藏匿经卷佛像；塔下则藏有地宫，存放舍利和圣物。

当然，从汉唐以降，塔的建筑材料和外形也多有变化，先后有砖的木的沙的泥的甃的，还有金的银的铁的和琉璃的，最终是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为主了。而且，塔的内容也以埋葬舍利，引申为引领风水了，其式样也统一到中国式的楼阁密檐式了。当然，古塔内多有阶梯可达塔顶，方便四周观望，从而便派生出了扩法镇邪、文化风水、登高瞭望的功能，演变成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了。

所以，古代的城池要塞大都建有高塔呼唤风水，这也成了文人骚客喜欢登临抒怀的风景名胜了。因此，古塔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层面，还承载了东方的历史、宗教、艺术等诸多文化元素，是探索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，今天我们就可以从中抚摸到文化交流的深度。

我疑问，仅凭个人的力量何以能穷尽三秦古塔？摄影家告诉我，他每次出门采风都要做些功课，将县志中记载的古塔罗列出来，然后再遍访当地名人，寻找方志遗漏的古塔遗迹，即使只剩下断壁残垣，也要想办法留下踪影，以便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依据。后来，摄影家振振有词地说，此集应是我省古塔的集大成，所以才吸引专家们踊跃作序。我有些激将地问，三秦地面上的遗址多去了，为何要专找古塔拍摄呢？他毫不迟疑地说，古塔是中国化的舶来品，每一尊都有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。

所以，古塔实乃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结晶啊！

## 二

听见这样的评价，摄影家不无忧郁地说，关中盆地本是汉传佛教的圣地，佛界人士时常将长安称之为佛都，就是因为汉传佛教八大祖庭中，有六大祖庭居于长安。所以，那唐代杜牧吟出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其实也是对当时长安的描述，也让今人从中窥见佛教当年的繁盛，而那与佛相伴的塔刹也必然会跟随其后，像春笋一样拱出地面，屹立在崖边河畔，一边播撒着佛经偈语，一边给人们带来纷繁的遐想。但是，留存在黄土高原上的古塔经受了千年的风雨剥蚀，如果不加维护必会逐渐散失在风霜里，即使已存留影集里的古塔也有些不见踪影了。何况，有些人人为的破坏更会让人扼腕长叹！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曾应一家行业报刊刊部的邀请，参加过一次小规模“黄山笔会”。社里请我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撰稿人搞一次讲座，主要介绍当前文学的发展态势。会议临近结束时安排了大家翘首企盼的“黄山游”。那是我第一次攀登黄山，了却了我多年的夙愿。

金秋时节的黄山，以其特有的妩媚展现出迷人魅力，迎接海内外八方来客。一路有说有笑，我们这股20多人的“青春流”飘到哪里，哪里就会投来关注的目光。我是被裹挟其中的唯一的“长者”，也受到年轻人的带动和感染。终于在一条高坡度的山道上，我实在力不从心了，便与他们相约在下山的缆车站汇合返回，坐在道旁的一条靠椅上歇息下来。

我注意到山崖边的石墩上连接着一条长长的铁链，上面奇怪地扣锁着一对对形形色色的锁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。有的拴着红布条，有的刻画着奇形怪状的符号，我向过路的一个小伙子请教，他一脸诧异：“您不知道？这叫情人锁。情侣游山时把各自准备好的锁互相扣上，然后一块将钥匙扔下悬崖，用以表示彼此永远相好吧！”

我一听，不禁嚷道：“这管用吗？”年轻人斜眼看看我，仍是一脸诧异地离去了。山道上的游客渐渐稀疏了。我猛然发现右侧崖边有人影晃动，定睛一看，像是一位女士在向外探着身，伸手去够什么。

“危险！”只见姑娘忙收回脚，站定身，回头盯着我，一脸严肃。

我这时才看清楚整个人的貌相。她中等个头，漂亮的脸庞堪称完美，大眼、宽眉、高鼻梁……多少带有新疆维吾尔族姑娘的风采。只是，从眼角旁明显的鱼尾纹上分明透露了她年龄的秘密，紧皱的双眉道出她内心的不安。

我感到称呼“姑娘”有些冒昧了，急忙改口：“女士，不小心会掉下去的。”她没有回答，用手擦拭红润的眼睛，突然哽咽起来。她认真打量我一番后，逐渐放松了警惕，也许是看出我与她年岁上的明显差距。

“我不是要跳崖，我是在寻找锁。我和我丈夫五年前就是在这儿认识的，后来也是在这儿互结情人锁的。”

“哦，你的那位怎么没来？”

她眼神迷茫，轻声地自言自语。“来不了啦……我是省里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，那年我带加拿大的一个访问团来这儿旅游，就是在这个山道上，一名团员突然胸部疼痛，脸色泛白，呼吸急促。我急得快哭出声来。只见一位男同志赶过来，说自己是大夫，给病人服了一丸药。直到病人稳定后他才离去。临走时，他告诉我，他是市立医院的，陪母亲来逛黄山，药丸是给母亲准备的。第二天，我和单位领导专程去医院表达谢意。我俩就是这样认识的。后来，这位大夫全面出击的攻势，让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了。他没有甜言蜜语，不送鲜花礼品，从不炫耀自己，就是不厌其烦、无微不至地关心我。他随身有一个小本，专门记载与我交往的一切：朋友地址、同事名录、穿戴习惯、聊天内容、问题要求……事无巨细，他都能给我一个最快的提醒和回应。他说，这是给我写的起居注。”

我愈发好奇，他俩最后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。



怎么还有人为的破坏呢？我有些惊异地望着他的眼睛，只见他冷静地说，你所欣赏的彬州就与佛陀有缘，那尊现在已属世界文化遗产的大佛依山而立，曾经吸引唐僧取经途中小憩，至今仍在散发着脉脉佛韵。而与石佛遥遥相望的古塔，矗立在熙熙攘攘的彬州城内，已然成为这座小城优雅的标志了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彬州人在维修古塔时发现了塔刹的天宫秘藏，一个莲花石座，三十尊铜佛造像，且让彬州人好一阵激奋。不过，塔刹显然经受过昔日兵匪骚扰，走近塔身隐约可见累累弹痕，但仍不失卓然风华，似在笑望大宋以降的风云变幻。可是岁月的年轮进入本世纪初叶，街人忽然发觉古塔旁边的街道，常常传出一阵阵挖掘声，若走近了声音又消弭了。警方当即进院盘查，发现一小屋地面竟挖开了一个伸向古塔的地洞，尽管当场抓住了灰头土脸的租房人，可另一个黑影瞥见警徽慌慌翻墙逃窜了。

古道热肠的彬州人未料到，12年后的一个夜晚，开元寺塔的地宫宝物终于被野猫地盗出了地宫，运到黄河岸边一家大院去了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上次侥幸逃跑的那个黑影尽管混过了一个生肖轮回，却依旧对彬州古塔念念不忘。

这次贼人为实施此番罪孽，竟然做了精心准备，先在远离古塔的街道上，租赁了一间简陋的门面房，挂上了“川湘食府”的牌匾。白天，炉火通红，热卖菜肴；晚上，门窗紧闭，偷掘盗洞。这些年来，人们耳闻目睹过形形色色的盗墓大案，可当警方后来发觉破绽钻进洞口，也禁不住惊讶不已。那黑影竟然准备了全套工具，掘进的工兵铲、维持的制氧机、支撑的护板、测量的激光仪，挖掘设备一应俱全。而且，为防止洞穴塌方，每掘五六米就拐个弯，一条暗洞就像一条蛰伏地下的毒蛇，曲曲折折地向着古塔踊动。当然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夜间面袋盛土，白天堂然出，一个惊天的阴谋就这样顶着朗朗日上演了。

这个阴谋进行了整整十个月，当他们掘进到247米的时候，摸到了地宫的石壁。黑影担心塔基深埋于地下容易积水，便翻到地宫顶部，从上面揭开了两块方形青砖，窥见了一个沉寂了千年的地宫：左边，是层层套装的鎏金棺槨，似乎包裹了万千秘密；右边，一尊高浮雕的小石棺，生动记述着释佛的生平事迹，而中间的棺槨里三只精巧的琉璃瓶，则供奉着佛门子弟顶礼膜拜之物。可怜地宫里十面镇妖铜镜，却未能让贼人有丝毫犹豫，几乎一个晚上，就将地宫宝物搬空了。据说了为盗掘开元塔地宫，黑影做了整整三十年的准备！

我吃惊地问道：这个案子破了吗？

## 三

随后，我费尽周折找到了侦办此案的刑警队长。其实，当开元寺塔的地宫宝物被黑影辗转腾挪之际，警方便接到密报察觉了，很快便在大江南北，织起了天罗地网，经历了一个寒暑，便将黑影牵起的地下人脉一网打尽了。

尽管刑警队长见识过许多稀世珍宝，对地宫之物也有心理准备，可当那些宝物一一摆到面前，依然让他感到内心震撼，一件件宝物散发着悠远的光彩，一尊尊密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，一条条金丝维系着佛陀的悲悯……然而，这些珍贵的古物究竟是何方圣物？这地宫里究竟有多少宝物被盗呢？

后来，他们在搜查开元寺地宫时，发现了一块落款为宋代庆历七年的物帐碑，上面赫然标明：“释迦佛一颗，释迦舍利一瓶，宝光佛舍利一瓶，观音菩萨舍利一瓶。”尤其令人惊讶的是，碑文还记载了寺庙住持当年去朔方讲经，曾专程拜谒过这枚唐代官吏供奉的佛牙。刑警队长不禁倒吸一口气，当年印度阿育王为安放四颗佛牙两根指骨，以及8.5万粒舍利修造了众多佛塔，传入中国的少之又少，每颗舍利都被尊为圣物。

万幸，后来从多地起获的宝物，最终与物帐碑对应无右，可笑那个黑影还没暖热怀中的千万巨款，就被戴上了锒亮的手铐脚镣。而且如今这枚佛牙，流传有序，既是佛之圣物，也是古之文物啊！当那最后一个宝函，一层层徐徐开启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一颗用金丝缠绕的佛牙，一粒粒盛装在琉璃瓶里的舍利，闪耀着五彩夺目的光泽，发出了悲悯的疑问。不过，我盯着墨色的物帐碑心想，这开元寺塔应为唐代古塔，可这地宫何以供奉着宋代宝物？后来我找研究者求证：首先，寺庙是唐代所建，否则何来唐玄宗赐名之说，而塔刹应为宋代所造，那八角古塔就是典型的宋代风格；其次，这开元寺里以前可能有一木塔镇庙，宋人出于信仰和风俗，在伟岸的砖塔修成后，便将佛牙请出地宫瞻仰后，又重新送回地宫布置了供奉物品，比如法门寺地宫就记载了皇家多次供奉的经历。

不过，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刑警队长翻开古塔影集说，十多年前那次彬州古塔未遂案，就是这个黑影与其父所为，他当年侥幸逃脱后，依然惦记着彬州古塔，十多年后又纠集了“盗友”重操“旧业”，而且变得更为疯狂可恨，先后挖开了兴平清楚寺塔和旬邑的泰塔，又对岐山的太平寺塔、渭南的慧觉寺塔、代县的阿育王塔和彬州开元寺塔实施盗掘，其动作之迅速、行动之诡秘，让人感觉就像在阅读连环侦探小说，也让我们的刑警队长破案之后，瞅着地下一条条黑黝黝的洞穴，禁不住仰天长叹：置身于闹市中的古塔都能惨遭毒手，那遗于荒野中的古塔又该如何保护呢？

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！可刑警队长听到我之感叹，却拼命摇头说，你绝对想不到，那个盗挖古塔的黑影在床头也放着这本摄影集，可能他就是据此按图索骥寻找到目标的，只短短几年工夫，就将专家在序言里提及的著名古塔大多盗掘了！天哪！我抚摸着那本厚重的书集，心里简直不是个滋味，拍摄古塔本是为了保护历史遗存的，这每尊古塔都是一部煌煌大书，都有一段唏嘘的经史故事，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结晶了，可那贪婪的黑影却恰恰利用了人们的善良……



一片浓云压住了太阳，几乎就在同时，雨来了，下了好一阵，但也基本没有预告，西天突然一片亮，天就晴了，接着就是红太阳，直射着人的眼睛，天上白云如飞鸟，浩浩荡荡，彩霞满天，却也只一小会儿，太阳就掉了下去，不见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松嫩平原看落日，还是在车上，雨来雨去是突然的，几乎没有任何征兆。在此之前我们爬了鸡冠山，我写出它仅仅是因为名字，却也因为写出它会唤起一种很贴己的记忆。我们的“们”有作家和林业站工作的朋友们。鸡冠山是小兴安岭的余脉，和我后来几天所去的绥芬河登临的山脉不同，绥芬河市是个与俄罗斯相连的边界县城，常住人口还不到十万，但建筑风格多样，全城散发着那种边界县城特有的气息，散漫里有一种紧张，人又是开阔的，这里的山属于长白山余脉，是竖形的，而横着的那部分属于大兴安岭。

我在地图上识得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，亲到也并不觉得陌生，仿佛梦境里的美景被踏着了，有一种心安。令我惊奇的是树，是云朵，是一座又一座突然出现总能让入感觉震惊的建筑物。树和我老家的树一样，一棵棵独立地长着，不太像南方的灌木丛，但即使是这样，它们也长出了一股气势，郁郁葱葱直插云霄。老家陕北的土是贫瘠的，不像这里生庄稼，树也总显得很干渴，即使是夏季，与南方的叶子一对照，仍让人觉得是干渴植物。想不到东北可以如此葱郁，也许树长成了山，山上住满白云朵，所以总有雨，雨不来雪也要来，沃着这土地。土居然是黑的，地理书上是学过了的，黑土，亲见完全是另一种感觉。我河南的朋友说他们县城有一片狭窄区域的土也是黑的，特别沃庄稼。我祖母小时候总说黄土黄土，我们老家的谚语也是黄土上生来黄土下埋，让我觉得人的一生是属于黄土的，却不知道有那么一些人属于黑土。如果可以喊出我坟里已经辞世十多年的老祖母，我真想揽一把黑土给她看，让她见识这世上的与众不同。这里的云朵时时做飞翔状，天

我要让这北方以北的风穿过我，这雪，这沙，这白云朵，这青山，这碧水，这遥遥遥远的寂寞。



“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不知他从哪儿打听到我的一些追求者的通信地址，他给每一位及其单位都写了一封信，公开声明我是他的，让他们别再打扰。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中医，他俩认识以后，谈得格外投机，我是孝女，父母很早就离异了，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。”

我明白了，看来他锲而不舍的韧劲，终于把她这“美”给套牢了。“就这样，我们结婚了。第二天，他拽我来到山上。就在这个山道上，以一棵云松作为记号，他把事先准备好的锁拿出来，让我俩互相扣锁上，心里还默念各自的祝福的话。然后，他把两把钥匙绑在一块，用尽全力扔下山崖。他仰天伸臂大吼了两声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而我，心中却深藏着难以告人的遗憾……”

她停顿许久，才轻声继续。“唉，后来是我走错了道。我总觉得嫁给他亏了，应该趁着年轻貌美再好风光风光。我犯下错，不愿意提及这段往事，很是懊悔。我出事事后，老韩多次去有关部门袒护我说，怪他没有能力。我没事了，他病倒了，病得不轻……”

很久之后，她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这般倾诉。我现在恨死了我的美。我真想自己是一个平常貌相，哪怕是丑一些，凭着双手和努力，去获取我的人生幸福，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哪怕是微小的回报，活得有尊严、舒心且坦荡。先生，您说呢？”

面对她的坦城，我也没什么可保留的了。“人长得漂亮、颜值高，当然是件幸事，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你的颜值高，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。在欣赏、呵护、享用、交易等等千差万别的动机面前，你会遭遇到比一般人更多、更复杂、更微妙的挑战和考验。如果你能自律自重，你也许会有一个让人羡慕的惬意人生。如果你挡不住欲望的诱惑，恃美娇羞，以为这就是自己通往富贵人生的绿色通道，你可能快意于一时，但后面的结局就难以预料了。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反面教训太多太多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个……”

“人的外表美是要靠人的气质、品性、道德、人格来支撑的。我们国家千千万万容貌普通的人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田园美、城市美、家乡美、财富美、文明美、国家美，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美，而这种美远远超过颜值的美，这可是常青的、永恒的美……”

已是午后时分，太阳缓行在薄薄的云片间，不时洒下金色的流彩，映衬于山上的碧翠，真是美不胜收。一阵凉风袭来，人神清气爽了许多。她朝我摆摆手，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。“我该走了，谢谢您的一席话……”我打断她：“你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老师。相信自己！”她抬起头，掉掉外套上的几片落叶。望着她远去的婀娜背影，但愿她有一个美丽人生。